

表1

欧洲及7个国家1985年老龄化的实际与假定值

比较项目	1985 年 实 际 值			假定老年人 口比例(%)	相应总人 口数(亿)	相应老年人 口数(百万)
	人口数(百万)	老年人口(百万)	老年人口比例(%)			
地区或国家	(1)	(2)	(3)	(4)	(5)	(6)
欧 洲	492	63.96	13	5.3	12.07	26.07
法 国	55	7.15	13	5.3	1.35	2.92
英 国	56.4	8.46	15	5.3	1.60	2.98
意大利	57.4	8.04	14	5.3	1.52	2.99
西 德	61.0	9.15	15	5.3	1.73	3.23
苏 联	278	27.8	10	5.3	5.25	14.73
日 本	120.8	12.08	10	5.3	2.28	6.41
美 国	238.9	28.67	12	5.3	5.41	12.61

化”的提法。

(二) “加强计划生育”只是在目前我国的具体条件下才会“加速人口老龄化”，但是，“加速人口老龄化”却不能完全体现出“加强计划生育”的全部含义。这是因为加强计划生育和控制人口出生并不完全是一回事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也不应提出“加速人口老龄化”的概念。

(三) 如果真要提“加速人口老龄化”或“人口老龄化速度越快越好”时，也应当冠以一定的限定条件，并提出达到一定的目标程度。即老龄化到什么程度时，才有利于社会的发展。如果不是这样，而笼统地讲加速人口老龄化的优点，也会使人产生错觉。

(四) 在计划生育与人口老龄化的关系上，首先应当明确，只有控制人口的计划生育与人口老龄化才具有一定的关系。笼统地讲计划生育与人口老龄化有相关关系是不严密的。进一步说，即使是控制人口的计划生育，它与人口老龄化的关系也只是前者是自变量，后者是因变量。也就是说，只有“加强”计划生育这一原因，而并不能去“加速”人口老龄化这一结果。

(五) 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发展没有必然的相关关系。即使在某一社会的发展阶段上，人口老龄化和经济迅速发展同时发生，也不能由此而认为后者是由于前者的演变所致。而恰恰相反的则是，人口老龄化是经济迅速发展的结果。

(六) 《加速》一文中正确地指出了“人口老龄化是起到了减轻最沉一头的的作用”。但是这种

提法仍要有一定的条件。如果仅从理论的极限值上来假定，当出生人数为零时，人口老龄化的速度表现为最快，而且“两头沉”的情况便会彻底消失而代之以“一头沉”。但是，这种情况无疑会对人口再生产带来巨大的不利后果。从人口学的角度来说，这种减轻当前人口“一头沉”的做法并不见得会有利于今后人口的发展。从这种意义上讲，人口老龄化也应当有一个限度。这个限度即是当前应当确定的人口老龄化的最佳速度，最佳程度、以及人口年龄的最佳结构。

作为结束语，笔者认为，“加速人口老龄化”的提法应当慎用或者不用。(本文责任编辑：张京华)(作者工作单位：太原师专)

来稿摘登

从科技、经济状况看 我国人口的城乡分布

陈 冰

从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来看，我国城市人口比例(20.6%)不仅显著低于世界水平(38.6%)，而且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(26.8%)，更不能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(77%)相比。由此可映示出我国科技、经济发展的现状。

我国人口城乡分布不平衡具有深刻的物质技术原因。在我国处于由农业社会的一元结构向农业——工业社会二元结构转换过程中,由于科技系统、经济系统运行层次低,结构简单,功能低下,无力提供实现人口集中化的物质技术基础。同时,我国城乡人口分布不平衡性的持久延续,还受到非物质因素的直接制约,主要是:(1)宏观决策参照系的偏颇。长期以来在决策过程中,我们沿用农业社会的价值标准,缺乏大系统观念,不曾看到实际存在的科技、经济、人口循环转换规律,以致孤立地线性地处理问题,划一地组织决策实施,利用单信道进行反馈调节,这不仅影响了科技、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,也延缓了人口城市化过程。(2)人口政策的失误。一方面,我们长期奉行严格控制城市人口机械增长,限制劳动力要素自由流动的政策,从根本上限制自组织机制对人口分布的自我调节作用,遏止了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张。另一方面,70年代中期以前,我们在事实上执行了鼓励农村人口增长的经济社会政策,以致农村人口增长长期持高不下,这无疑加剧了城乡人口的分布失衡。

要摆脱这种状况,就必须树立大系统观念,遵照科技、经济、人口分布循环转换规律的要求,合理处理科技、经济、人口分布诸系统之间及系统内部的关系。

第一,按照科技、经济、人口分布系统协调运转的要求,重视科技进步,调整科技系统结构,强化科技系统功能,是促进经济系统实现第二次转换的关键,也是实现我国人口城乡合理分布,加快城市化的保证。第二,在科技、经济、人口系统协调运转的基础上,加速各产业部门的发展,努力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。第三,根据科技、经济系统对人口运动的要求及人口系统自身规律,人口分布结构应实现由微观分散向微观集中的转换,加快人口城市化进程。(本文责任编辑:王跃生)

(作者工作单位:国家统计局《国家信息报》社)

八十年代台湾人口 政策的调整

张有年

1988年6月,台湾当局通过,“政纲政策案”对人口政策作了重大的调整,改变以往节制生育的政

策,确定今后倡导适当的人口增加率。台湾当局认为,台湾当前人口问题的重点,已经由数量增加转变为人口老化及人口质量问题。

80年代中期以来,台湾人口增长的形势发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,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都有较快的下降,这个趋势大大超过了台湾当局原先的估计。

根据“经建会”人力规划处1984年的推算、假设:(1)台湾人口的国际迁移可以忽略,人口增减完全取决于出生和死亡的变动;(2)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由1983年的2.16降为1986年的2.00,1991年时将降为1.90,之后维持不变;(3)男性的预期寿命由1983年的70岁,增加为2011年的73岁,女性则由1983年的75岁,增加为2011年的79岁。(4)男女出生时的性别比均为107,未来台湾人口在2034年将达到零增长,那时人口总数为2690万。

预计人口变化的过程将是:出生率由1984年的19.6%降为1996年的16.1%,2011年的14%,2134年的11.9%,那时人口出生数将由目前的37万人降为32万人。相反,死亡率则随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而逐渐增高,由1984年的5%提高到2034年的11.9%,死亡人数由9万余人增为32万余人。这时,出生率与死亡率,出生人数与死亡人数相等,呈现人口不增不减的稳定状态。

近几年的实际情况是:原先预计的出生率在1996年达到16.1%,已经提前10年在1986年实现。与此相应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的速度也较预算地快得多。1985年为13.2%,1986年为11.1%,1987年为11.07%。根据这个趋势,台湾家庭计划研究所认为,台湾人口零增长的目标将提前20年,在2014年而不是2034年实现。

这个新的趋势带来了新的人口问题,即人口断层的危机。人口断层是指人口自然增长率滑落过快,造成人口脱节,那时将出现学校大幅减班及劳动力供给不足等严重问题。根据台湾当局原先的估计,台湾人口出生数1984年为37万人,到2034年人口零增长时,降为32万人左右。50年下降5万人,平均每年下降1千人,趋势极为平稳。但近几年出生人数显著减少,1983年为38.5万人,1984年为37.2万人,1985年34.6万人,1986年31.1万人。1984年较1983年减少1.3万人,降幅为3%,1985年较1984年减少2.6万人,降幅为7%,1986年较1985年减少3.5万人,降幅为10.11%。三年内降幅逐年急剧增大,这种下降的趋势,如不及时注意,10多年、20多年